



内蒙古
当代文学
丛书

孟和博彦评论文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孟和博彦评论文集
MENG HE BO YAN PING LUN WEN JI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2号)

内蒙古自治区发行 内蒙古兴和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20千 摄页: 5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统一书号: 39089·397 每册: 1.50元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乌 恩

副主任委员 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编辑委员 云照光 珠 岚 敖德斯尔 安柯钦夫

葛日乐朝克图 焦雪岱 巴·布林贝赫

孟和博彦 张志形 张长弓 拉布坦

占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拉森

齐·莫日根 时家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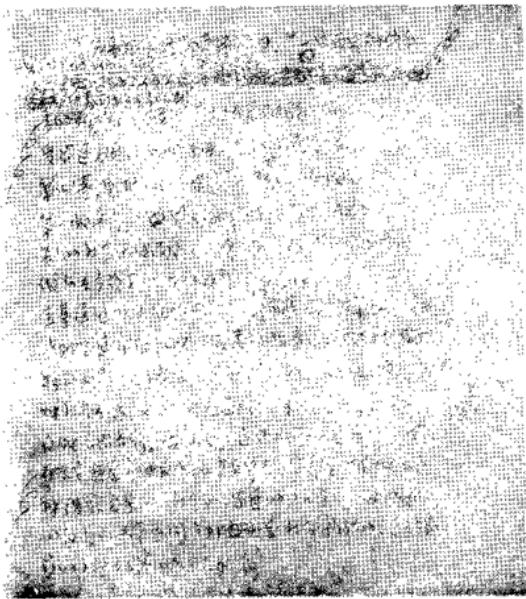


自 传

我一九二八年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达斡尔族。童年是在北京（原北平）度过的。我的文化基础并不高，汉文水平大抵是初中一年级。中学是在用蒙古语文授课的学校（在张家口）毕业的。在那里，刚刚入高等学院不久，便参加了革命。我上大学，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的事。一九六〇年，上级党委为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将我选送到内蒙古大学附设的文艺研究班学习、深造。在那里学习了四年，一面读书学习，一面深入生活，进行写作，得益是不小的。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六年以后，一直从事文艺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内蒙古文艺》、《草原》、《民族文艺论丛》等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秘书长，内蒙古文联代理党组书记、副秘书长等职务。我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副主席，专业作家。在一九八四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我主要从事文艺评论，曾编过评论、杂文集《欣欣向荣的内蒙古文学》，撰写过《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人民性与民族性》、《时代的脉息，民族的心音》等数十篇评论文章。此外，还写过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文学剧本等。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与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的蒙汉文作品，分别用两种文字出版。其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老将，也有成绩卓著的中年作家，还有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涌现出的艺苑新秀。丛书计六十余部，可以说，是我区文学精华的荟萃。丛书所展现的壮观阵容，不仅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出瑰丽的光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

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将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十年来的内蒙古新文学	(1)
向导师学习	(13)
谈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16)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20)
光彩夺目的民族艺术	(23)
欣欣向荣的内蒙古文学	(25)
动荡的草原，光辉的道路	
——评《在茫茫的草原上》(上册)	(35)
发展多民族的文学，加强民族文学交流	(45)
关于《巴拉根仓的故事》	(50)
感奋余谈	
——内蒙古自治区1980年短篇小说读后	(53)
文学艺术生命的源泉	
——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	(67)
万流同归	(77)
社会主义宫殿建造者的颂歌	
——评介《水晶宫》	(82)
试谈蒙古族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形象	(85)
在花的草原上漫步	(101)
谈谈评论工作	(118)
读诗断想	(124)
愿草原开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花	
——评《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短篇小说选》	(129)

文学的特性	(137)
充满山林气息的狩猎者之歌	
——评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	(144)
重读《讲话》，积极深入生活，繁荣文艺评论	(152)
生活、理想、感情的艺术升华	
——谈史诗《江格尔》的美学思想	(161)
民族特点与地区特点	(168)
宝贵的金钥匙	
——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札记	(177)
象骑兵一样跋涉征途的作家	
——介绍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	(180)
学习马克思的美学思想	(186)
真实性与倾向性	(195)
新时期的内蒙古文学	(202)
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	(210)
我所了解的其木德道尔吉同志	(223)
时代的脉息，民族的心音	
——评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	(225)
人民性与民族性	(236)
历史悲剧的艺术再现	
——评长篇小说《草原上有座小屋》	(247)

十年来的内蒙古新文学^{*}

十年来，内蒙古的新文学艺术事业，在党的大力培植、扶育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内蒙古文学工作者会议的召开，标明我区文学艺术事业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的文学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内蒙古各族人民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残酷统治，不但在经济生活方面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而且使文化艺术也受到严重摧残。解放前，只有为数极少的人从事写作。在解放后的十年中，内蒙古的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繁荣气象。现在，自治区已经有了一支人数不算少的文学工作者队伍，可以列举出一些作家、理论批评工作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名字。这些作者除极少数人外，绝大部分都是从建国以后才开始从事写作的文学青年。因此在年轻的内蒙古新文艺队伍中，文学队伍产生的更要晚一些。

内蒙古的新文学事业，一开始就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方针的指导下，在汉族先进文艺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蒙古族和其它兄弟民族的文学工作者，为发展本民族、本地区的新文学事业，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当然，象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它也经历过曲折，主要表现在对文艺的

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普及与提高、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和不切合实际的情况。尽管如此，由于多数作者坚持深入生活，积极参加实际斗争，认真改造思想，因此，在创作上仍取得了显著成果。

回顾十年来的文学发展，首先需要谈谈小说创作。玛拉沁夫的短篇《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发表后，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亦属优秀佳作。在小说方面的佳作还有：敖德斯尔的《草原之子》（短篇）、朋斯克的《金色兴安岭》（中篇）这两部作品都是表现内蒙古人民骑兵英勇战胜敌人的故事。反映蒙古族牧民新生活的佳作有：安柯钦夫的《在冬天的牧场上》、纳·赛音朝克图的《春天的太阳照耀乌珠穆沁草原》。

诗歌方面的成绩也是显著的。蒙古族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诗集《幸福和友谊》出版后，受到读者称赞。这个诗集汇集了他将近二十年的作品，可以看出诗人所经历过的曲折路程。《压在苦笆下的小草》、《窗口》都属早期旧作，诗里表露了作者处在黑暗统治时期渴望自由、渴望光明的心情。解放后，党给内蒙古人民带来的新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在艺术上致力探求表现新生活的途径，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巴·布林贝赫的诗是以清丽、明快和语言流畅为读者所称道的。在《心与乳》一诗里，他以蒙古族牧民在生活中不可缺少，在感情上最为亲切的乳做比喻，形象地表达了获得解放的内蒙古人民对祖国的节日（十月一日）的欢悦感情。他的诗主要吸收了蒙古族民间叙事诗的特点，风格清新、朴素，无矫饰之感。在他另外二首诗《心上的心》和《你好，春天》里，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这种风格。

安谧的长诗《勇敢的骑兵》亦是近年来的优秀诗作之一。在这部长诗里，作者以激昂的感情和雄浑的语言，歌颂了蒙古族战士乌恩巴图壮烈牺牲在奈曼山的英雄事迹，充分表现了蒙古族人

民的豪放、慷慨气质。

在诗歌方面的优秀作品还有：我区著名说唱诗人毛依罕的《铁牤牛》，张志民的《沙漠里奇怪的事情》等。

十年来，戏剧创作始终受到有关艺术领导部门的重视。在戏剧方面获得较大影响的作品有：布赫、达木林的《慰问袋》、超克图纳仁的《巴音敖拉之歌》及薛焰的《在激流中》等。

我区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除蒙古族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汉族，以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满、回……等其他兄弟民族。这就给我区文学工作带来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点。从自治区成立以来，我区作者一方面积极反映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同时也创作出不少反映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的作品。巴图宝音的诗歌《勇敢的交通员》，就是反映鄂伦春族人民新生活的作品。

发展、繁荣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新文学，是不能脱离民族的文学传统的。那些优秀的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都是历代人民艺术劳动的结晶，文学的精华。因此需要认真的加以继承和发扬。从蒙古族的文学传统来看，远在一千多年以前，便出现用文字记录的民间口头文学，或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流传于人民中的传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不仅艺术地描绘了大自然、社会生活与劳动生产，而且也创造了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长篇史诗《格斯尔的故事》，就着力塑造了为民锄害、誓死保卫家园的可汗——格斯尔的形象。这部史诗也获得世界性影响。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格斯尔是一个绘画式的、雕塑式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个大无畏的英雄形象有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还说，“《格斯尔的故事》是优美的具有传奇性的文学著作，应当把它列入世界文化的宝库……”。可见，它在国外的评价是很高的。

据一些研究家鉴定，《格斯尔的故事》于一七一六年在北京

用蒙文木刻版付印，全书共十三卷。书的全称应是《十方圣主格斯尔汗的故事》，通常译作《格斯尔的故事》。不过，在国外流传的只有上七卷，下六卷曾被认为失传。然而，蒙古历史语文研究会却获得《格斯尔的故事》下六卷的手抄本，这是我区在整理古典文学遗产工作上的一个重大的收获。

另一部史诗《江格尔》也是可以同《格斯尔的故事》相映生辉的巨著，它直到现在还广泛流传在蒙古族人民中间。《江格尔》在表现反对恶魔、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等方面，同《格斯尔的故事》是很相象的。有些研究家认为，它是十五世纪初期的作品，比《格斯尔的故事》还更多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的艺术天才和语言的表现力。

蒙古族古典文学除上述两部外，还有散文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及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青史演义》（十九世纪尹湛纳希著）等。

十六世纪末叶，西藏、印度的文学大量传入内蒙古。在清乾隆年间（一七三六年——一七九五年）用蒙文译出的印度、西藏的作品有：《故事之海》、《施特图古尔》等。印度故事集《班齐垣特尔》是在十三世纪由波斯文转译成蒙文的。

在清时，汉族的古典名著大量被翻译成蒙文，如《今古奇观》、《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其中象《三国演义》在内蒙古民间流传甚广。

现在有人发现《诗经》的蒙文译本，这说明过去内蒙古地区的文学翻译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对晋剧《梵王宫》、《疯僧扫秦》的整理，及对“二人台”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表明我区在地方戏曲剧本的整理、改编工作上所取得的优异成果。

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蕴藏有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宝

库，特别是在民间口头文学方面，包括民歌、谚语、歌谣、童话、传说、祝词、演唱等。叙事诗传统仍在人民中间继续发展着，如取材于日常生活内容的《万里》、《金珠尔》，歌颂反抗军阀统治与封建王公统治的有《嘎达梅林》、《特木尔》等。在这些作品里，以鲜明的爱憎和形象艺术描绘表现了蒙古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渴望获得自由解放的意志，及对民族英雄的赞慕与热爱。鄂尔多斯的诗人伊西坦增旺济拉的讽喻诗《公爷召葛根的教谕》在民间甚为流行，这些诗多是口传或手抄本（现有三种手抄本），内容主要是讽喻王公、喇嘛的横暴行为，对劳动人民表现了极大的同情。

在谈到我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时，特别应该提一下韩燕如同志在搜集整理“爬山歌”方面的突出成绩。几年来，由于他不断深入民间，共收集到二万馀首，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了两个集子，第三集也已编出，不久即将付印。

“爬山歌”是流行在我区西部河套、伊盟、大青山等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歌，它的特点是语言优美，感情丰富，内容比较广泛，是我区蒙汉族人民的共同产物。

在民间口头文学方面，近年来还整理了《谚语》、《民间故事集》和神话史诗《英雄谷诺干》等，在这些群众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智慧与爱国主义的传统。

内蒙古新文学的发展，是和学习汉族与其它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学分不开的。因此，文学翻译工作在我区的文学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文学翻译工作在我区是有历史传统的，前面已经谈到，还在清朝的时候，蒙古族的翻译家就把汉、藏等兄弟民族的古典名著译成蒙文。解放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文学翻译工作得到更大的发展。十年来，我区翻译、出版汉族的新文学作品有：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赵树理的《李家庄变迁》，徐光耀的《平原烈火》，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马烽的《结婚》、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

为加强国内各兄弟民族间的文学交流，翻译工作者也把我区蒙古族的一些优秀作品译成汉文，介绍给国内兄弟民族。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幸福和友谊》、《蓝缎子的特勒力克》，巴·布林贝赫的诗《心与乳》，民间说唱诗人毛依罕的好力宝《铁牤牛》等，都是经过翻译者的劳动而和全国的读者见面的。

由于我区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十年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区作家及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作品有二十五种，共一四六·八〇二册。译翻、翻印外国作品四十五种，共一〇三·四二九册。此外，还出版了新蒙文的作品十八种，共一六六·四二五册。

《内蒙古文艺》（蒙汉文版）是我区经常和作者保持联系的重要的文艺园地。几年来，它承担了繁荣创作、培养作者与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光荣任务。

由于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活跃了我区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今年以来，在理论批评上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对好力宝《繁荣的乌兰察布》的讨论，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后，更极大地鼓舞了我区的广大作者和理论批评工作者的积极性。目前，在我区作者中已掀起创作热潮，许多作者已完成或正在完成自己的新作，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说一九五六年是文学创作上丰收的一年。

二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十年来我区在文学事业上的成绩是比较显著的。表现在执行党的文艺路线上，也是积极努力的。许多作者积极深入生活，在生活斗争中认真改造自己，在思想上、写作技巧上都得到明显提高。但是必须看到，在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情况。这里主要谈谈具有普遍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许多作者都知道，文学艺术的任务是通过创造生动的艺术形象，达到欣赏和教育的目的。公式主义的弊端在于把生动多姿的现实生活纳入简单的、概念的公式，这样就无须化费更多的劳动描写人物心理感情的细腻复杂的变化，反映人们的精神面貌，而完全是用摆好了的棍子去套一切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和事。

产生公式主义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作者缺乏深入观察生活。尽管几年来时常组织作者到生活中去，但并非所有的作者都能做到一心一意、脚踏实地的参与火热的生活斗争的。有的作者长时期不下乡，即便下乡也是抱“坐客”思想，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观察群众的生活，因此在创作的时候，不是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而是凭“听汇报”得来的材料进行写作。由于生活经历贫乏，有些作者不善于研究人物的内心活动，而是专门寻找那些现成的“生动”材料，因此往往使一些作者集中到某一具体事件上凑热闹。还有的作者片面地认为，只有表现草原的牧民生活才能够体现蒙古族的特点。不可否认，反映草原生活，在内蒙古文学中确有其独特的审美性和代表性。广阔天地的草原，曾使古代诗人创作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句。然而，尽管如此，却仍不能简单把它归结为蒙古族生活的唯一特点。事实上，在祖国的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内蒙古自治区也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面貌。她不仅有辽阔富饶的牧场，也有土地肥沃的农区、兴安岭的大森林和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钢铁基地——包钢。生活是绚丽多彩、蒸蒸日上的，不能用民族保守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

提高艺术修养，直接有助于克服公式主义倾向。全国作协二次理事（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公式主义并不是十分容易克服的东西，要克服它，决定关键就在于解决作家和生活的关系，这不但包括作家接触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包括作家认识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包括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力、热情和他的艺术技巧。”